

心心念念的汤包，在我童年记忆里，是很好玩的一种点心：一碗清爽的汤，几只小小的汤包浮在上面，调羹入碗，汤包便会悠悠地动起来……

“啥辰光回上海吃汤包”，这是我离开上海后心里藏着的一个小期盼。二十年后，真回上海了，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汤包了。上海的汤包店，大的小的，老字号的新开业的，少说也有上百家吧，但却只有灌汤包，而没有我想找的汤包。要知道，此汤包，彼汤包，完全不一样的呀，一个是包子里有些许的汤汁，一个是包子放在满满的一

# 汤包的心念

斐燕子

碗里。都叫“汤包”，实在有些云里雾里，“灌汤包”何以要省去一个“灌”字呢？也曾向友人打听，但他们都没有吃过我说的那种汤包，也没有听其他人讲过，有位朋友还好心地说，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可我哪能记错呢，这是我和亲爱祖母的一段美好记忆啊，这记忆还伴着乌兰诺娃的《天鹅湖》，还有我的芭蕾舞啊——“囡囡，吃点心了。”正

在楼梯那儿“练舞功”的我，听到祖母叫，连忙跑回屋。这是祖母老朋友的家，每次来，她都会有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囡囡来，跳支舞。”一个嬢嬢说，我就跳起自己的“芭蕾”。前段时间祖母带我看了《天鹅湖》，我学了几个小天鹅的动作，模仿了足尖的跳法，再加上自己的“随性起舞”。没想到，大人们都夸我跳得好呢。吃的东西来了，几个小蒸笼端上了桌，每人一碗的汤也上来了。蒸笼盖一打开，上面的东西好好看啊，样子似包子，却是很小很小的。奶奶小声对我说：“这叫汤包，要放在汤里吃的，不要放多，两三只就好，吃完了，可以再放。”我就按奶奶说的去做了。包子入汤，啊，真漂在那里，还会动的，真好玩，晃了下调羹，它游起来了……“囡囡，快吃吧。”祖母在一旁暖暖地提醒我，我是

就这样，几十年里，执念未弃，时而会撩起记忆，却未能如愿。前两年，身在多伦多的我，又上网搜索“汤包”，想看上海是不是有相关的信息。不料，有了重大发现，汤包还在！我看到了这样的描述，“这一个一个圆鼓鼓的迷你肉包”，还有如是的定义，“所谓松毛汤包，就是用松针做屉蒸出来的肉包配上骨头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还知道了里面提及的“松针”，取之于马尾松。至此，我的记忆，梁先生的文字，都与之

这样的记忆，哪里会错呢！但我在上海为什么找不到这汤包了呢？每次回上海，都是希望着来，又失望地离开。汤包，哪里去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没有了呢？没想到，一本书给了我希望的光亮，那是梁实秋先生写的《雅舍谈吃》。书中，我看到了题为《汤包》的一篇。“上海沈大成、北万鑫、五芳斋供应的早点汤包，是令人难忘的一种。包子小，小到只好一口一个，但是每个都包得俏式，小蒸笼里垫着松针……有卖相。”读到这里，心想，这就是我要找的汤包吗？急切地读下去，“……外附一碗清汤，表面上浮着七条八条的蛋皮丝，有人把包子丢在汤里再吃，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包。”是呀是呀，这就是我要找的汤包呀！“这种小汤包馅子固然不恶，妙处却在包子皮，半发半不发，薄厚适度，制作上颇有技巧。”读到这里，真心佩服梁先生，竟能道出汤包皮的制作要点：半发酵。之后，梁先生写道，“台北也有人仿制上海式的汤包，得其仿佛，已经很难得了。”其难忘的汤

# 我爱看喜剧

任溶溶

周柏春，爱听杨华生。京戏《锁麟囊》喜剧收场我也要看看。我只希望人生也是喜剧。悲悲切切，何苦来啊！也不知老太太们为什么爱看悲剧，她们太多情了！

包，对“仿佛”之作亦是满足了。而我，在上海，连“仿佛”之汤包都未见到。不过，找到了我汤包记忆的佐证，心里还是得到些安慰。之后的第二年，回上海，特意去了“沈大成”“五芳斋”，未见汤包踪影。多希望，上海做餐饮业的人士读到梁先生的这篇《汤包》，重拾老上海的名吃啊。

就这样，几十年里，执念未弃，时而会撩起记忆，却未能如愿。前两年，身在多伦多的我，又上网搜索“汤包”，想看上海是不是有相关的信息。不料，有了重大发现，汤包还在！我看到了这样的描述，“这一个一个圆鼓鼓的迷你肉包”，还有如是的定义，“所谓松毛汤包，就是用松针做屉蒸出来的肉包配上骨头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还知道了里面提及的“松针”，取之于马尾松。至此，我的记忆，梁先生的文字，都与之

心念念的汤包，近二十年的小期盼，近四十年的寻找，终于，在多伦多，我家的厨房里，“寻”到了。

我从小爱看滑稽，爱看喜剧，怕看悲剧。所以我爱看卓别林，爱看罗路哈地。爱听姚慕双



吻合了。甚慰。汤包没有消失！下次回国，定去湖州埭溪镇，以了心愿。

一日，去家附近的森林公园，突然发现，有好多马尾松啊！脑子里顿时跳出一个想法：自己做汤包。我是行动派，想做就做。汤包三要素之一，松针，有天然的提供，采摘后煮好备用。汤包要素之二，是半发酵的面皮，传统做法是用老面，我则用酵母做了半发酵面团。汤包要素之三，是骨头汤，我特意买了筒子骨熬了一锅鲜美的汤。至于包子馅，我是按照小笼包内馅的配方调制的。开始包！真心说，包的过程非常享受，小小的包子，有过头家的感觉，似乎回到童年。我包出来的，虽然未如梁先生所说的“俏式”，但也都蛮可爱的。之后，我在笼屉上铺好碧绿的松针，摆上白胖的小包子，上锅，开火，蒸汽缭绕，眼睛模糊了，似听见，“囡囡，吃点心了。”……

心念念的汤包，近二十年的小期盼，近四十年的寻找，终于，在多伦多，我家的厨房里，“寻”到了。

一次爬山之旅，居然成了阿欣人生的转折点。阿欣攀爬的，是印度尼西亚高达3726米的林贾尼火山。

那一年，她30岁，是而立之龄，任职于一家律师行，担任辩护律师。让她最感沮丧的是，有时，犯罪证据确凿，但她却得挖空心思为受控者脱罪；倘若输了，有挫败感；如果赢了，不但没有成就感，还得遭受良心的谴责。

年复一年，在旁人羡慕的眼光里享受着高薪厚禄的她，内心却陷落于一张痛苦的大网内，每个网眼里，都是难以和他人言说的矛盾和挣扎。

她觉得自己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她申请了一个星期年假，只身飞往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找了个挑夫，以四天时间，攀爬风光壮丽的林贾尼火山。阿欣认为，许多时候，要治疗一颗疲惫的心，绮丽的景致比任何心理医生更有疗效。

然而，爬山高手阿欣难以预料的是，林贾尼火山竟然能媲美李白的《蜀道难》，让她屡屡发出了“难于上青天”的慨叹！

阿欣余悸犹存地忆述道：“山势陡峭，碎石路又多，攀爬到后来，简直就是一步一顿。元气耗尽，全身每一个关节就好像有尖利的匕首在游走，疼得我直不起身子。抬头仰望，山巅遥遥；低头俯视，山路漫漫；我在中间，进退两难。看着看着，眼泪就忍不住哗啦啦地流了。后来，立定心意，与其窝囊地后退，不如奋勇地前进。那天，攀爬了将近11个小时，才来到半山的扎营处，整个人虚弱得像强风里的蜡烛；一双腿，好似腌过了的萝卜，一点力道也没有。”

次日，历尽艰辛，终于爬上了山巅。宛若仙境的美景，让阿欣魂魄悠悠出窍。

接下来，漫长两天的下山路，阿欣又经历了宛若地狱般的磨难。当阿欣晾晒这一段记忆时，口吻里还残留着痛楚：“碰上暴风雨袭击，山泥崩泻，我好多次差点像泥土一样被冲下山去，感觉死了一次又一次，是平生少有的惊险和惊悚。”

来到了山麓，阿欣在外形上像是一根掉掉了的葱，软塌塌的，浑身散发出浑浊的气息，可是，阿欣清清楚楚地知道，和往昔相较，她已不再是同样的一个人。

她的内心，住了一个强大的巨人。她对我说道：“许多人想要征服林贾尼火山，但都经不起折腾，半途而废。对于我来说，登上山顶，并不是最大的目标，在爬山的过程中，如何为自己源源不断地注入勇气，克服想要放弃的念头而坚持到底，才是重要的。”

回来后，阿欣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她离开了律师行，加入了一个国际组织，远赴非洲肯尼亚，为贫苦的百姓提供法律服务，为他们争取在法律上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

她最近回来度假，内心的丰盈使她整个人焕发出熠熠的光彩，她微笑地说道：“我现在是领队，带着他人攀登人生无形的山峰，道途险峻，困难重重，可是，有了攀登林贾尼火山的经验，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坚持，一定能抵达最终的目标；而最重要的是，站在山巅，当我和他人一起分享险峻那气吞山河的美好景致时，我自豪而无需自省，快乐得十分纯粹。”



有人称，科学家为麻雀翻案，比给曹操翻案意义大。

麻雀是普通平凡的小鸟，但习性群聚，雀多势众，吃害虫也多，从这个角度说它还是庄稼与树木的卫士。养猫捉老鼠，养狗防贼，也要花成本喂养，麻雀主要吃虫，偶而吃一点粮食也在情理之中。据说1860年美国波士顿地区农田连年发生虫害，后来从欧洲引进了麻雀，三年之后，麻雀成群结队，控制了害虫。因麻雀吃害虫有功，人类专门为麻雀立了“麻雀碑”。

秋天到了，又是稻谷将成熟的季节，正是麻雀肥壮的时候，但现在麻雀胆子大了，不担心被人捕捉了，人类还立法保护它们，友善共处。麻雀若解人意，真的是要欢呼雀跃了。

青是蛇的娘舅，请看日本栏。

责编：杨晓晖



朱刚 卞九州拔刀相助 寿习文转危为安 夜巡（设色纸本）朱刚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地处嘉定上海科技大学分部任教。当年，我是解放日报通讯员，除了为党报提供讯息，还为评论部写评论和言论。有一天，突然从市区赶来一位青年找我，他说，“我叫周瑞金，是解放日报评论部的编辑，前几天收到你寄来的题为《正确对待子女升学考试》一文，我们觉得很有现实意义，今天特来和你商讨，尽量把这篇言论写得更有说服力。”那时，周瑞金先生是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日报的青年编辑，他为一篇小小的言论，竟特地从市区赶到嘉定来和我一起进行补充和修改，这种敬业精神令我不胜感佩。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生从小学升初中，再从初中升高中，都要进行升学考试。家长为了使子女升入理想的学校，拼命给子女补课，还对子女施加种种压力，使孩子在精神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篇言论就是劝导家长不要对子女施加压力，要正确对待子女的升学考试。言论刊登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上海大公滑稽剧团的著名演员沈一乐特地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为他们正在编导的滑稽戏《如此爹娘》再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素材。由此，我深切地感到报纸的言论在社会上会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周瑞金后担任评论部副主任、主任乃至副总编辑。其间，我常到报社去向他请教，和他叙谈，在他的帮助和引导下，十多年来，我在该报发表了数十篇评论和言论，为在社会上弘扬真善美、针砭假恶丑尽了绵薄之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周瑞金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无论是和他相隔两地，还是他退休后回上海，我和他都不时电话联系，还互赠专著。数十年来，我和周瑞金先生从不速之客到报坛挚友，其情其义，令我无比珍惜。

说起麻雀，许多男生会想起小时候拿着弹弓悄悄走到树下弹麻雀的情景，屏住呼吸，睁大眼睛，奋力拉开弹弓，弹丸像子弹一样飞了出去。紧张、兴奋、刺激，现在的男孩是体会不到的，因为麻雀属于保护动物了，再也没有惊弓之鸟了。

麻雀似乎是与农民走得最近的鸟，田野、乡村是麻雀成群集居的地方，无论农民迁徙到哪里，麻雀总会跟随而来，不嫌穷乡僻壤，总是叽叽喳喳，欢呼雀跃。麻雀没有亮丽的羽毛，一副乡土的样子，是鸟中的平民。但麻雀机灵活跃，生存力强，跳来跳去，一年四季充满着活力。村里人觉得麻雀多了烦，没有麻雀又嫌太静。

# 向任老致敬

韦德锐

任老者，将近百岁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夜光杯的作者任溶溶是也。我不认识他，但读他的那些小金砖似的短文，我要向他致敬。

一敬他这位高龄老人，不在家颐养天年，含饴弄孙，每日里写作不辍，把年轻时甚至年幼时的经历写下来告诉读者，使我们知道了不少轶闻趣事，又说掌故，社会万象，这是一般作者做不到的，书上也读不到。

二敬他的文风文德。任老的文章，长者不过500字，短者不过百字乃至几十字。读晚报几十年，要说真正践行赵超老的“短些短些再短些”的主张，任老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文风其实也是文德，因为他不愿占报纸的更多篇幅，留下给别的作者，使更多的人有见报的机会。多为别人考虑，这就是德。

三敬任老作文朴实无华，这当然也是一种文风。在他的短文中，不用修辞手法，也没有华丽的形容词。所以他的文章，小学生也能看懂。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是提倡这种文风的，白居易作诗亦明白如话。

白质的一种方式。黄浦江上游的五库地区，乡间就有农闲捕捉麻雀的传统。每年冬闲的时候，村民们三五一伙，摇船到苏浙皖一带去“摇麻鸟”。他们先到乡村去侦察雀情，哪里竹园多，哪个竹园里麻雀叫得响，待黄昏过后，鸟儿入睡，就兵分两路，有人在竹园的一头高高地撑起一张大网，网的后面挂着一个马灯（一定要在月黑之夜），有人在竹园的另一头不停地摇着竹子，大声吆喝，驱赶麻雀，麻雀梦中惊醒，急急忙忙向光亮处逃窜，纷纷落网。那时，五库麻雀是出了名的，每年向上海野味采购供应站提供上百万只麻雀，据说是出口到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因为换得了外汇，捕麻雀农民得到了奖励。

五库地区历史上是泖田，芦苇多，麻雀多，当地人有捕捉麻雀的经验，久而久之，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习惯变

成了传统。这种传统历史到了2000年应该终结了，因为这一年国家把麻雀作为二类保护动物，可是还有个别村民不知是侥幸心理，还是不懂法律的威严，还是我行我素捕捉麻雀，结果被抓坐牢。以前捕麻雀有奖励，现在捕麻雀要坐牢，这些捕捉麻雀的高手，不知想了多少个夜晚才想通。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 叽叽喳喳话麻雀

资承

成传统。这种传统历史到了2000年应该终结了，因为这一年国家把麻雀作为二类保护动物，可是还有个别村民不知是侥幸心理，还是不懂法律的威严，还是我行我素捕捉麻雀，结果被抓坐牢。以前捕麻雀有奖励，现在捕麻雀要坐牢，这些捕捉麻雀的高手，不知想了多少个夜晚才想通。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

也许麻雀是鸟类中最有争议的鸟儿，命运也有点坎坷。以昆虫为主食的它，有时也与农民争食，特别是在稻谷成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吃着灌浆将熟的稻谷。在大抓粮食生产的1958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于是围捕、驱赶，敲锣打鼓要除四害，麻雀惶惶不可终日，数量日益减少，这是麻雀最艰难的日子。鸟少了，虫多了，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辩护，说它吃害虫多，吃粮食少，功大于过，终于在1960年麻雀从四害中除名。当时